資治通鑑/卷01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六　漢紀八 ◄

資治通鑑
卷十七　漢紀九

► 卷十八　漢紀十

起重光赤奮若，盡強圉協洽，凡七年。

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

建元元年（辛丑，公元前一四零年）

1　冬，十月，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，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，對者百餘人。

廣川董仲舒對曰：

「道者，所繇適於治之路也，仁、義、禮、樂，皆其具也。故聖王已沒，而子孫長久，安寧數百歲，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。夫人君莫不欲安存，而政亂國危者甚眾；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，是以政日以仆滅也。夫周道衰於幽、厲，非道亡也，幽、厲不繇也。至於宣王，思昔先王之德，興滯補敝，明文、武之功業，周道粲然復興，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。

「孔子曰：『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』故治亂廢興在於己，非天降命，不可得反；其所操持悖謬，失其統也。為人君者，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萬民，正萬民以正四方。四方正，遠近莫敢不壹於正，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，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，群生和而萬民殖，諸福之物，可致之祥，莫不畢至，而王道終矣！

「孔子曰：『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吾已矣夫！』自悲可致此物，而身卑賤不得致也。今陛下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居得致之位，操可致之勢，又有能致之資；行高而恩厚，知明而意美，愛民而好士，可謂誼主矣。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，何也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。夫萬民之從利也，如水之走下，不以教化堤防之，不能止也。古之王者明於此，故南面而治天下，莫不以教化為大務。立太學以教於國，設庠序以化於邑，漸民以仁，摩民以誼，節民以禮，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，教化行而習俗美也。聖王之繼亂世也，掃除其跡而悉去之，復修教化而崇起之；教化已明，習俗已成，子孫循之，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。秦滅先聖之道，為苟且之治，故立十四年而亡，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，使習俗薄惡，人民囂頑，抵冒殊扞，熟爛如此之甚者也。竊譬之：琴瑟不調，甚者必解而更張之，乃可鼓也；為政而不行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，乃可理也。故漢得天下以來，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，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。

「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，少則習之學，長則材諸位，爵祿以養其德，刑罰以威其惡，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。武王行大誼，平殘賊，周公作禮樂以文之；至於成、康之隆，囹圄空虛四十餘年。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，非獨傷肌膚之效也。至秦則不然，師申、商之法，行韓非之說，憎帝王之道，以貪狼為俗，誅名而不察實，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。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，外有事君之禮，內有背上之心，造偽飾詐，趨利無恥，是以刑者甚眾，死者相望，而奸不息，俗化使然也。今陛下并有天下，莫不率服，而功不加於百姓者，殆王心未加焉。《曾子》曰：『尊其所聞，則高明矣；行其所知，則光大矣。高明光大，不在於他，在乎加之意而已。』願陛下因用所聞，設誠於內而致行之，則三王何異哉！

「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，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。故養士之大者，莫大虖太學；太學者，賢士之所關也，教化之本原也。今以一郡、一國之眾對，亡應書者，是王道往往而絕也。臣願陛下興太學，置明師，以養天下之士，數考問以盡其材，則英俊宜可得矣。今之郡守、縣令，民之師帥，所使承流而宣化也；故師帥不賢，則主德不宣，恩澤不流。今吏既亡教訓於下，或不承用主上之法，暴虐百姓，與奸為市，貧窮孤弱，冤苦失職，甚不稱陛下之意；是以陰陽錯繆，氛氣充塞，群生寡遂，黎民未濟，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！

「夫長吏多出於郎中、中郎、吏二千石子弟，選郎吏又以富訾，未必賢也。且古所謂功者，以任官稱職為差，非謂積日累久也；故小材雖累日，不離於小官，賢材雖未久，不害為輔佐，是以有司竭力盡知，務治其業而以赴功。今則不然，累日以取貴，積久以致

官，是以廉恥貿亂，賢不肖渾殺，未得其真。臣愚以為使諸列侯、郡守、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，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，且以觀大臣之能；所貢賢者，有賞；所貢不肖者，有罰。夫如是，諸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，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。遍得天下之賢人，則三王之盛易為，而堯、舜之名可及也。毋以日月為功，實試賢能為上，量材而授官，錄德而定位，則廉恥殊路，賢不肖異處矣！

「臣聞眾少成多，積小致巨，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，以微致顯；是以堯發於諸侯，舜興虘深山，非一日而顯也，蓋有漸以致之矣。言出於己，不可塞也；行發於身，不可掩也；言行，治之大者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。故盡小者大，慎微者著；積善在身，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；積惡在身，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；此唐、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、紂之可為悼懼者也。

「夫樂而不亂，復而不厭者，謂之道。道者，萬世亡敝；敝者，道之失也。先王之道，必有偏而不起之處，故政有眊而不行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。三王之道，所祖不同，非其相反，將以救溢扶衰，所遭之變然也。故孔子曰：『無為而治者其舜乎！』改正朔，易服色，以順天命而已；其餘盡循堯道，何更為哉！故王者有改制之名，亡變道之實。然夏尚忠，殷尚敬，周尚文者，所繼之救當用此也。孔子曰：『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；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；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。』此言百王之用，以此三者矣。夏因於虞，而獨不言所損益者，其道一而所上同也。道之大原出於天，天不變，道亦不變，是以禹繼舜，舜繼堯，三聖相受而守一道，亡救敝之政也，故不言其所損益也。繇是觀之，繼治世者其道同，繼亂世者其道變。

「今漢繼大亂之後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，用夏之忠者。夫古之天下，亦今之天下，共是天下，以古准今，壹何不相逮之遠也！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，有所詭於天之理與？

「夫天亦有所分予：予之齒者去其角，傅其翼者兩其足，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。古之所予祿者，不食於力，不動於末，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，與天同意者也。夫已受大，又取小，天不能足，而況人虘！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。身寵而載高位，家溫而食厚祿，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，民安能如之哉！民日削月朘，浸以大窮。富者奢侈羨溢，貧者窮急愁苦；民不樂生，安能避罪！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。天子大夫者，下民之所視效，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。近者視而放之，遠者望而效之，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！夫皇皇求財利，常恐乏匱者，庶人之意也；皇皇求仁義，常

恐不能化民者，大夫之意也。《易》曰：『負且乘，致寇至。』乘車者，君子之位也；負擔者，小人之事也。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，患禍必至也。若居君子之位，當君子之行，則捨公儀休之相魯，無可為者矣。

「《春秋》大一統者，天地之常經，古今之通誼也。今師異道，人異論，百家殊方，指意不同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，法制數變，下不知所守。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、孔子之術者，皆絕其道，勿使並進，邪辟之說滅息，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，民知所從矣！」

天子善其對，以仲舒為江都相。會稽莊助亦以賢良對策，天子擢為中大夫。丞相衛綰奏：「所舉賢良，或治申、韓、蘇、張之言亂國政者，請皆罷。」奏可。董仲舒少治《春秋》，孝景時為博士，進退容止，非禮不行，學者皆師尊之。及為江都相，事易王。易王，帝兄，素驕，好勇。仲舒以禮匡正，王敬重焉。

2　春，二月，赦。

3　行三銖錢。

4　夏，六月，丞相衛綰免。丙寅，以魏其侯竇嬰為丞相，武安侯田蚡為太尉。上雅向儒術，嬰、蚡俱好儒，推轂代趙綰為御史大夫，蘭陵王臧為郎中令。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，且薦其師申公。秋，天子使使束帛加璧、安車駟馬以迎申公。既至，見天子。天子問治亂之事，申公年八十餘。對曰：「為治者不至多言，顧力行何如耳。」是時，天子方好文詞，見申公對，默然，然已招致，則以為太中大夫，舍魯邸，議明堂、巡狩、改歷、服色事。

5　是歲，內史寧成抵罪髡鉗。

建元二年（壬寅，公元前一三九年）

1　冬，十月，淮南王安來朝。上以安屬為諸父而材高，甚尊重之，每宴見談語，昏暮然後罷。

安雅善武安侯田蚡，其入朝，武安侯迎之霸上，與語曰：「上無太子，王親高皇帝孫，

行仁義，天下莫不聞。宮車一日晏駕，非王尚誰立者！」安大喜，厚遺蚡金錢財物。

2　太皇竇太后好黃、老言，不悅儒術。趙綰請毋奏事東宮。竇太后大怒曰：「此欲復為新垣平邪！」陰求得趙綰、王臧奸利事，以讓上。上因廢明堂事，諸所興為皆廢。下綰、臧吏，皆自殺。丞相嬰、太尉蚡免，申公亦以疾免歸。

初，景帝以太子太傅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，乃集其門，號奮為「萬石君」。萬石君無文學，而恭謹無與比。子孫為小吏，來歸謁，萬石君必朝服見之，不名。子孫有過失，不責讓，為便坐，對案不食；然後諸子相責，因長老肉袒謝罪，改之，乃許。子孫勝冠者在側，雖燕居必冠。其執喪，哀戚甚悼。子孫遵教，皆以孝謹聞乎郡國。及趙綰、王臧以文學獲罪，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，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，乃以其長子建為郎中令，少子慶為內史。建在上側，事有可言，屏人恣言極切，至廷見，如不能言者；上以是親之。慶嘗為太僕，御出，上問車中幾馬，慶以策數馬畢，舉手曰：「六馬。」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。

竇嬰、田蚡既免，以侯家居。蚡雖不任職，以王太后故親幸，數言事多效。士吏趨勢利者，皆去嬰而歸蚡，蚡日益橫。

3　春，二月，丙戌朔，日有食之。

4　三月，乙未，以太常柏至侯許昌為丞相。

5　初，堂邑侯陳午尚帝姑館陶公主嫖，帝之為太子，公主有力焉，以其女為太子妃，及即位，妃為皇后。竇太主恃功，求請無厭，上患之。皇后驕妒，擅寵而無子，與醫錢凡九千萬，欲以求子，然卒無之。後寵浸衰。皇太后謂上曰：「汝新即位，大臣未服，先為明堂，太皇太后已怒。今又忤長主，必重得罪。婦人性易悅耳，宜深慎之！」上乃於長主、皇后復稍加恩禮。

上祓霸上，還，過上姊平陽公主，悅謳者衛子夫。子夫母衛媼，平陽公主家僮也。主因奉送子夫入宮，恩寵日隆。陳皇后聞之，恚，幾死者數矣。上愈怒。

子夫同母弟衛青，其父鄭季，本平陽縣吏，給事侯家，與衛媼私通而生青，冒姓衛氏。青長，為侯家騎奴。大長公主執囚青，欲殺之。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。上聞，

乃召青為建章監、侍中，賞賜數日間累千金。既而以子夫為夫人，青為太中大夫。

6　夏，四月，有星如日，夜出。

7　初置茂陵邑。

8　時大臣議者多冤晁錯之策，務摧抑諸侯王，數奏暴其過惡，吹毛求疵，笞服其臣，使證其君。諸侯王莫不悲怨。

建元三年（癸卯，公元前一三八年）

1　冬，十月，代王登、長沙王發、中山王勝、濟川王明來朝。上置酒，勝聞樂聲而泣。上問其故，對曰：「悲者不可為累欷，思者不可為歎息。今臣心結日久，每聞幼眇之聲，不知涕泣之橫集也。臣得蒙肺附為東藩，屬又稱兄。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、鴻毛之重，群居黨議，朋友相為，使夫宗室擯卻，骨肉冰釋，臣竊傷之！」具以吏所侵聞。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，省有司所奏諸侯事，加親親之恩焉。

2　河水溢於平原。

3　大饑，人相食。

4　秋，七月，有星孛於西北。

5　濟川王明坐殺中傅，廢遷房陵。

6　七國之敗也，吳王子駒亡走閩越，怨東甌殺其父，常勸閩越擊東甌。閩粵從之，發兵圍東甌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。天子問田蚡，蚡對曰：「越人相攻擊，固其常；又數反覆，自秦時棄不屬，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。」莊助曰：「特患力不能救，德不能覆。誠能，何故棄之！且秦舉咸陽而棄之，何但越也！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，天子不救，尚安所愬，又何以子萬國乎！」上曰：「太尉不足與計。吾新即位，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。」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。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，助乃斬一司馬，諭意指，遂發兵浮海救東甌。未至，閩越引兵罷。東甌請舉國內徙，乃悉舉其眾來，處於江、淮之間。

7　九月，丙子晦，日有食之。

8　上自初即位，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，待以不次之位。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，自眩鬻者以千數。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。莊助最先進，後又得吳人朱買臣、趙人吾丘壽王、蜀人司馬相如、平原東方朔、吳人枚皋、濟南終軍等，並在左右，每令與大臣辨論，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，大臣數屈焉。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；朔、皋不根持論，好詼諧，上以俳優畜之，雖數賞賜，終不任以事也。朔亦觀上顏色，時時直諫，有所補益。

是歲，上始為微行，北至池陽，西至黃山，南獵長楊，東遊宜春，與左右能騎射者期諸殿門。常以夜出，自稱平陽侯；旦明，入南山下，射鹿、豕、狐、兔，馳騖禾稼之地，民皆號呼罵詈。鄠、杜令欲執之，示以乘輿物，乃得免。又嘗夜至伯谷，投逆旅宿，就逆旅主人求漿，主人翁曰：「無漿，正有溺耳！」且疑上為奸盜，聚少年欲攻之。主人嫗睹上狀貌而異之，止其翁曰：「客非常人也，且又有備，不可圖也。」翁不聽，嫗飲翁以酒，醉而縛之。少年皆散走，嫗乃殺雞為食以謝客。明日，上歸，召嫗，賜金千斤，拜其夫為羽林郎。後乃私置更衣，從宣曲以南十二所，夜投宿長楊、五柞等諸宮。

上以道遠勞苦，又為百姓所患，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，盩厔以東，宜春以西，提封頃畝，及其賈直，欲除以為上林苑，屬之南山。又詔中尉、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，欲以償鄠、杜之民。壽王奏事，上大說稱善。時東方朔在傍，進諫曰：「夫南山，天下之阻也。漢興，去三河之地，止霸、滻以西，都涇、渭之南，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，秦之所以虜西戎、兼山東者也。其山出玉石、金、銀、銅、鐵、良材，百工所取給，萬民所卬足也。又有粳、稻、梨、栗、桑、麻、竹箭之饒，土宜姜、芋，水多蛙、魚，貧者得以人給家足，無饑寒之憂；故鄠、鎬之間，號為土膏，其賈畝一金。今規以為苑，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，上乏國家之用，下奪農桑之業，是其不可一也。盛荊、棘之林，廣狐、菟之苑，大虎、狼之虛，壞人冢墓，發人室廬，令幼弱懷土而思，耆老泣涕而悲，是其不可二也。斥而營之，垣而囿之，騎馳東西，車騖南北，有深溝大渠。夫一日之樂，不足以危無堤之輿，是其不可三也。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，靈王起章華之台而楚民散，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。糞土愚臣，逆盛意，罪當萬死！」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、給事中，賜黃金百斤。然遂起上林苑，如壽王所奏。

上又好自擊熊、豕，馳逐野獸。司馬相如上疏諫曰：「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，故力稱烏獲，捷言慶忌，勇期賁、育，臣之愚，竊以為人誠有之，獸亦宜然。今陛下好陵阻險，射猛獸，卒然遇逸材之獸，駭不存之地，犯屬車之清塵，輿不及還轅，人不暇施巧，雖

有烏獲、逢蒙之技，不得用，枯木朽株，盡為難矣。是胡、越起於轂下而羌、夷接軫也，豈不殆哉！雖萬全而無患，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。宜夫清道而後行，中路而馳，猶時有銜橛之變，況乎涉豐草，騁丘墟，前有利獸之樂，而內無存變之意，其為害也不難矣。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，臣竊為陛下不取。蓋明者遠見於未萌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，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。故鄙諺曰：『家累千金，坐不垂堂。』此言雖小，可以諭大。」上善之。

建元四年（甲辰，公元前一三七年）

1　夏，有風赤如血。

2　六月，旱。

3　秋，九月，有星孛於東北。

4　是歲，南越王佗死，其孫文王胡立。

建元五年（乙巳，公元前一三六年）

1　春，罷三銖錢，行半兩錢。

2　置五經博士。

3　夏，五月，大蝗。

4　秋，八月，廣川惠王越、清河哀王乘皆薨，無後，國除。

建元六年（丙午，公元前一三五年）

1　春，二月，乙未，遼東高廟災。

2　夏，四月，壬子，高園便殿火。上素服五日。

3　五月，丁亥，太皇太后崩。

4　六月，癸巳，丞相昌免；武安侯田蚡為丞相。蚡驕侈，治宅甲諸第，田園極膏腴；市買郡縣物，相屬於道；多受四方賂遺；其家金玉、婦女，狗馬、聲樂、玩好，不可勝數。每入奏事，坐語移日，所言皆聽。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，權移主上。上乃曰：「君除吏已盡未？吾亦欲除吏。」嘗請考工地益宅，上怒曰：「君何不遂取武庫！」是後乃稍退。

5　秋，八月，有星孛於東方，長竟天。

6　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，南越王守天子約，不敢擅興兵，使人上書告天子。於是天子多南越義，大為發兵，遣大行王恢出豫章，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，擊閩越。

淮南王安上書諫曰：

「陛下臨天下，布德施惠，天下攝然，人安其生，自以沒身不見兵革。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，臣安竊為陛下重之。

「越，方外之地，剪髮文身之民也，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。自三代之盛，胡、越不與受正朔，非強勿強服，威弗能制也，以為不居之地，不牧之民，不足以煩中國也。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，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，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。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，處谿谷之間，篁竹之中，習於水鬥，便於用舟，地深昧而多水險，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，雖百不當其一。得其地，不可郡縣也；攻之，不可暴取也。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，相去不過寸數，而間獨數百千里，險阻、林叢弗能盡著；視之若易，行之甚難。天下賴宗廟之靈，方內大寧，戴白之老不見兵革，民得夫婦相守，父子相保，陛下之德也。越人名為藩臣，貢酎之奉不輸大內，一卒之用不給上事；自相攻擊，而陛下發兵救之，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。且越人愚戇輕薄，負約反覆，其不用天子之法度，非一日之積也。壹不奉詔，舉兵誅之，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。

「間者，數年歲比不登，民待賣爵、贅子以接衣食。賴陛下德澤振救之，得毋轉死溝壑。四年不登，五年復蝗，民生未復。今發兵行數千里，資衣糧，入越地，輿轎而踰領，拖舟而入水，行數百千里，夾以深林叢竹，水道上下擊石，林中多蝮蛇、猛獸，夏月暑時，歐洩霍亂之病相隨屬也；曾未施兵接刃，死傷者必眾矣。前時南海王反，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，以其軍降，處之上淦。後復反，會天暑多雨，樓船卒水居擊棹，未戰

而疾死者過半；親老涕泣，孤子啼號，破家散業，迎屍千里之外，裹骸骨而歸。悲哀之氣，數年不息，長老至今以為記，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。陛下德配天地，明象日月，恩至禽獸，澤及草木，一人有饑寒，不終其天年而死者，為之悽愴於心。今方內無狗吠之警，而使陛下甲卒死亡，暴露中原，霑漬山谷，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，朝不及夕，臣安竊為陛下重之。

「不習南方地形者，多以越為人眾兵強，能難邊城。淮南全國之時，多為邊吏，臣竊聞之，與中國異。限以高山，人跡絕，車道不通，天地所以隔外內也。其入中國，必下領水，領水之山峭峻，漂石破舟，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。越人欲為變，必先田餘干界中，積食糧，乃入，伐材治船。邊城守候誠謹，越人有入伐材者，輒收捕，焚其積聚，雖百越，奈邊城何！且越人綿力薄材，不能陸戰，又無車騎、弓弩之用，然而不可入者，以保地險，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土也。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，所以入之，五倍乃足，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。南方暑濕，近夏瘴熱，暴露水居，蝮蛇蠚生，疾疢多作，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，雖舉越國而虜之，不足以償所亡。

「臣聞道路言：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，甲以誅死，其民未有所屬。陛下若欲來，內處之中國，使重臣臨存，施德垂賞以招致之，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。若陛下無所用之，則繼其絕世，存其亡國，建其王侯，以為畜越，此必委質為藩臣，世共貢職。陛下以方寸之印，丈二之組，填撫方外，不勞一卒，不頓一戟，而威德並行。今以兵入其地，此必震恐，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，必雉兔逃，入山林險阻。背而去之，則復相群聚；留而守之，歷歲經年，則士卒罷倦，食糧乏絕，民苦兵事，盜賊必起。臣聞長老言：秦之時，嘗使尉屠睢擊越，又使監祿鑿渠通道，越人逃入深山林叢，不可得攻；留軍屯守空地，曠日引久，士卒勞倦；越出擊之，秦兵大敗，乃發适戍以備之。當此之時，外內騷動，皆不聊生，亡逃相從，群為盜賊，於是山東之難始興。兵者凶事，一方有急，四面皆聳。臣恐變故之生，奸邪之作，由此始也。

「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，言莫敢校也。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，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，雖得越王之首，臣猶竊為大漢羞之。陛下以四海為境，生民之屬，皆為臣妾。垂德惠以覆露之，使安生樂業，則澤被萬世，傳之子孫，施之無窮。天下之安，猶泰山而四維之也，夷狄之地，何足以為一日之閒，而煩汗馬之勞乎！《詩》云：『王猶允塞，徐方既來。』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。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。」

是時，漢兵遂出，未逾領，閩越王郢發兵距險。其弟餘善乃與相、宗族謀曰：「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，故天子兵來誅。漢兵眾強，即幸勝之，兵來益多，終滅國而止。今殺王以謝天子，天子聽，罷兵，固國完；不聽，乃力戰；不勝，即亡入海。」皆曰：「善！」即鑠殺王，使使奉其頭致大行。大行曰：「所為來者，誅王。今王頭至，謝罪；不戰而殞，利莫大焉。」乃以便宜案兵，告大農軍，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。詔罷兩將兵，曰：「郢等首惡，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。」乃使中郎將立丑為越繇王，奉閩越先祭祀。餘善已殺郢，威行於國，國民多屬，竊自立為王，繇王不能制。上聞之，為餘善不足復興師，曰：「餘善數與郢謀亂，而後首誅郢，師得不勞。」因立餘善為東越王，與繇王並處。

上使莊助諭意南粵。南粵王胡頓首曰：「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，死無以報德！」遣太子嬰齊入宿衛，謂助曰：「國新被寇，使者行矣，胡方日夜裝，入見天子。」助還，過淮南，上又使助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，嘉答其意，安謝不及。助既去南越，南越大臣皆諫其王曰：「漢興兵誅郢，亦行以驚動南越。且先王昔言：『事天子期無失禮。』要之，不可以說好語入見，則不得復歸，亡國之勢也。」於是胡稱病，竟不入見。

7　是歲，韓安國為御史大夫。

8　東海太守濮陽汲黯為主爵都尉。始，黯為謁者，以嚴見憚。東越相攻，上使黯往視之；不至，至吳而還，報曰：「越人相攻，固其俗然，不足以辱天子之使。」河內失火，延燒千餘家，上使黯往視之；還，報曰：「家人失火，屋比延燒，不足憂也。臣過河南，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，或父子相食，臣謹以便宜，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。臣請歸節，伏矯制之罪。」上賢而釋之。其在東海，治官理民，好清靜，擇丞、史任之，責大指而已，不苛小。黯多病，臥閨閣內不出。歲餘，東海大治，稱之。上聞，召為主爵都尉，列於九卿。其治務在無為，引大體，不拘文法。

黯為人，性倨少禮，面折，不能容人之過。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，上曰：「吾欲云云。」黯對曰：「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，奈何欲效唐、虞之治乎！」上默然，怒，變色而罷朝，公卿皆為黯懼。上退，謂左右曰：「甚矣汲黯之戇也！」群臣或數黯，黯曰：「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，寧令從諛承意，陷主於不義乎？且已在其位，縱愛身，奈辱朝廷何！」黯多病，病且滿三月；上常賜告者數，終不愈。最後病，莊助為請告。上曰：「汲黯何如人哉？」助曰：「使黯任職居官，無以逾人；然至其輔少主，守城深堅，招之不來，麾之不去，雖自謂賁、育，亦不能奪之矣。」上曰：「然，古有社稷之臣，至如黯，近

之矣。」

9　匈奴來請和親，天子下其議。大行王恢，燕人也，習胡事，議曰：「漢與匈奴和親，率不過數歲，即復倍約；不如勿許，興兵擊之。」韓安國曰：「匈奴遷徙鳥舉，難得而制，自上古不屬為人。今漢行數千里與之爭利，則人馬罷乏；虜以全制其敝，此危道也。不如和親。」群臣議者多附安國。於是上許和親。

元光元年（丁未，公元前一三四年）

1　冬，十一月，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，從董仲舒之言也。

2　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，屯雲中；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，屯雁門。六月，罷。廣與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兵，有名當時。廣行無部伍、行陳，就善水草舍止，人人自便，不擊刁斗以自衛，莫府省約文書；然亦遠斥候，未嘗遇害。程不識正部曲、行伍、營陳，擊刁斗，士吏治軍簿至明，軍不得休息；然亦未嘗遇害。不識曰：「李廣軍極簡易，然虜卒犯之，無以禁也。而其士卒亦佚樂，咸樂為之死。我軍雖煩擾，然虜亦不得犯我。」然匈奴畏李廣之略，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。

臣光曰：《易》曰：「師出以律，否臧凶。」言治眾而不用法，無不凶也。李廣之將，使人人自便。以廣之材，如此焉可也；然不可以為法。何則？其繼者難也，況與之並時而為將乎！夫小人之情，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，彼既以程不識為煩擾而樂於從廣，且將仇其上而不服。然則簡易之害，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。故曰「兵事以嚴終」，為將者，亦嚴而已矣。然則效程不識，雖無功，猶不敗；效李廣，鮮不覆亡哉！

3　夏，四月，赦天下。

4　五月，詔舉賢良、文學，上親策之。

5　秋，七月，癸未，日有食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